



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丛书

女上司

潘向黎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丛书

女上司

潘向黎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上司 / 潘向黎著.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1.6
(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丛书)
ISBN 978-7-5399-4260-5

I. ①女… II. ①潘… III. ①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22954 号

书 名 女上司
著 者 潘向黎
责任编辑 胡 泊
责任校对 孙 慧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www.jswenyi.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省高淳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字 数 210 千
印 张 16.5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4260-5
定 价 28.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001	倾听夜色
033	轻触微温
055	他乡夜雨
084	我爱小丸子
100	缅桂花
116	奇迹乘着雪橇来
129	重重跌倒
137	一路芬芳
185	白水青菜
199	绯闻
213	永远的谢秋娘
226	说出缘故来,人也不委屈——关于《永远的谢秋娘》
229	女上司
246	满月同行

倾听夜色

电话铃响时，我一点预感都没有。

“喂？”我有气无力地。

“……是你。你好！”一个陌生的男人的声音突兀地撞击了我的耳膜。

“你是……？”

“我说了名字你也不知道。上次，下雨的晚上，我打过一次电话的。”对方似乎压抑着笑，是恶作剧吧。

“你打错了。”我准备挂了。

“没有错。我找你。你忘了，上次我们聊了好久，对了，你说你们家花园里的樱花快开了，现在都谢了吧！”对方急急地说。

这句话像一只无形的手，推开了幽暗走廊尽头的一扇门。光线进来了，一切显现了轮廓。

是那个人。虽然还是陌生人，但却是“那个”陌生人，而不是别人。

“你怎么知道我的号码？”

“我不知道。”

“那你怎么打过来的？上次你说是随便拨了个号码。”

“今天，是我的手指头梦游，自动拨了这几个数字，没想到就听到你的声音了。太好了。”我发现他的声音总含着笑，像薄阴天气里云层后面的阳光。

大概是一个月以前，也许更久些，我还穿着厚毛衣的时候，我听到过他的声音。那天我盖着膝毯，靠在破沙发上，用遥控器折磨着电视机。父母都睡了，我终于可以一个人堂堂正正地百无聊赖，不必在他们怜惜、疑惑的眼光中背如芒刺。

第一个频道，是广告。第二个频道，也是广告。第三个，是港台剧，女主人公正用拙劣的国语歇斯底里地大叫大喊。第四个，是歌剧，肥胖的蝴蝶夫人挤眉弄眼地运用气流发出刺耳的高音。第六个，“英国和六月有某种联系，”老神探西蒙在草地上喝香槟，“当你闯入了一种彻底的孤独时，便感觉到了天堂。”多年不见，罗杰·摩尔还是老样子，一丝不乱的栗发，近乎做作的笑容，漂亮得像奶油蛋糕。

这时，电话响了。这么晚了，是谁呢？

“喂？”

“可以和你聊聊吗？”

“……请问你哪位？你找谁？”

“你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现在外面在下雨，我想找一个陌生人聊聊。”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人不正常。可是他的语气平静，声音柔和清晰，不像是疯子或者醉鬼。我看了一下窗外，远处的马路上泛着光，湿漉漉的。确实在下雨，我对这个陌生人产生了一丝信任感。好像有一部小说叫《千万不要理睬陌生人》，其实，最好相信的就是陌生人。

“怎么知道这个号码的？”

“我不知道。我随手拨的。刚才拨了两个，一个是老人，耳朵很背，一个是男人，声音很难听，我就挂了。”

“你想和女人聊天？”现在的苦闷青年在马路上都不再求爱，难以想象会在电话里撞大运。

“想和一个声音好听的人聊天，最好是女人。男人也行。”

我沉默了一会，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把电话挂了。在这样的夜晚，有个人聊聊天，也比一个人和电视闹别扭强。再说，只要我不耐烦，随时可以中断这种聊天，连下逐客令都不必，只要把手里的话筒轻轻放下就行了。那就聊吧！

“你在干什么？”我问。

“看电视。不，不在看，开着而已。后来到阳台上，发现下雨了。突然很想找人聊天。”

“没有朋友吗？”

“可以随时打电话去的？没有。我的朋友，都要我心情特别好、状态也好的时候，才会去找他们。”

“你好像心情不好？”

“一直不好。”有呵气的声音，他是在抽烟还是在叹气？

“为什么？”

“不为什么。有什么可以心情好的？没有就不可能好。我认为人的心情不好是常态，心情好是偶然，是突发事件。”

有意思。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说：“你等一下。”我把电话搬到沙发上，自己躺下，把头枕在沙发扶手上，然后重新拿起话筒。

我不记得我们聊了多久，聊了些什么。那一切都像是在梦中发生的。他好像告诉我，他的房间看出来是一片楼群，黑压压的，下过雨的夜里显得沉甸甸的。他说他住在13楼，不吉利的数字。我自己说了些什么完全忘了。要不是他又打电话来，还提起樱花，我一直怀疑那天我在沙发上睡着了，那个陌生人的电话只是我做的一个梦。

那个雨夜，我居然说到了樱花。窗外的那株樱花，我以为自己忽略了，可我居然在电话里对一个陌生人提到了它！我也许不是那么

无药可救。

我对那个陌生人有了一点感激。这一次，我们聊完之后，我说：“把我的号码记一下吧，省得下次手指梦游失败。”我相信他的话，他真的没有“记”我的号码。他重复了一遍，就道了晚安。

奇怪的是，我心里没有一丝不安。平时，我从不主动给人留电话，尤其是异性。这样说其实也有些矫情，好像我是个讨人喜欢的妙龄少女似的。事实上，我苍白瘦弱，毫无姿色，而且算不上年轻。

而且，很久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了。

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整天都没有换下睡衣。百叶窗紧闭着，像我的心一样，拒绝光线。

我面前有一个酒杯，高脚的郁金香型的玻璃杯，里面有一些葡萄酒的残汁，已经半凝固了，看上去像锈迹。我怀里是一个小巧的密胺垃圾筒，里面有一个蛋卷袋，一些切成一半的桃核、松子壳，还有一些因为长期腌制而呈琥珀色的梅核、几团餐巾纸。

我的食欲惊人，一天可以吃一大堆零食，吃得胃痛，不得不去抽水马桶边吐出来——用食指探进喉部催吐，我很熟练。

常常陪伴我的那个垃圾筒，是我给自己的新年礼物。小年夜那天，我拿着单位发的购物券，一个人去指定的百货公司，在家庭用品部看见了它。它很轻巧，活动桶盖，东西丢进去后会自动盖上。我买下了它。荆说过，你总喜欢买容器，杯呀碟呀罐子盒子什么的。他还说，这些容器都是让我盛福气的。今天，如果他看见我给自己的新年礼物是一个垃圾筒，他会说什么？

哪有什么福气？如今，我恨不得把自己塞进垃圾筒。

今天是周末。我的周末总是陪伴着零食和电视，虽然不快乐，至少省力。自从那件事以后，我再也不期待什么，不争取什么了，我只想省力，可以坐着就不站着，可以躺着就不坐着。

绝对讨厌阳光，还有明亮的灯光。那种毫无防备地暴露在光天化

日之下的感觉，令我无法忍受。我不想让任何光线窥见我的潦倒。

我没有朋友。任何友情在持续的冷漠面前也会失去水分，枯萎、干枯。我不喜欢他们那副“什么都明白”的样子。他们明白什么？什么都不明白，却不断地要我振作、正常起来，其实无非是要我和他们一样没心没肺。我讨厌他们的打扰，我成功地拒绝了所有的关心与帮助，也把自己留在了时间的沙漠之中。

偶尔，是希望有人来打扰的，哪怕吵吵架。可是，没有。那个“手指梦游”的陌生人现在在干什么？凭直觉，那不是个轻薄的人，更不是大龄苦闷，他也有什么伤心事，在找一个不会伤害他的人听。

一个人暴露伤口是危险的事，总要肯定不会受到粗暴的对待才行。有时，连大惊失色都会震裂伤口。没有分寸的哀叹同情更是用戴了皮手套的手在伤口上乱摸。

告诉了陌生人自己的号码，可是人家没有打来。我有微微的失望，立即又想：难道对一个陌生人抱什么指望吗？这世界上有谁可以指望的呢？

连荆都不能。

荆是我见过的男人里最开朗的一个。不，他简直是男人里的一个异数。他头发蓬松，脸色红润，牙齿又白又齐，笑起来像洪水一样不可抑制。他的身上有一股清爽的、却又不像任何香水的香味，让我愿意靠在他怀里，在那奇异的气息里闭上眼睛。有时偷偷睁开眼睛看他，正好遇上他的视线，就会一下子不好意思，突然逃到离他几步远的地方。

荆永远那么充满力量，充满阳光，可是认识他以后，我却变得很爱哭。看小说，和他争吵，或者他看别的女孩子一眼，甚至仅仅因为天气不好，都会引起一阵泪雨纷纷。荆叫我“雨孩”，我一哭他就说：“今天的天气预报一点都不准，又下雨了！”我自己也觉得奇怪，没什么好哭的，为什么心里一酸，泪水就流下来了呢？但忍也忍不住，怎么也控制不了。

难道是我的某一个隐藏着的感官，知道了等待我们的未来，所以让我预支那难以一次付清的悲伤？

荆离开的时候，我没有一滴泪。我赶到他病床边时，他已经昏迷了，我天天守在他身边，已经摇摇欲坠，所以医生说“好了，不必再抢救了”的时候，我一声不吭，一下子倒在了他的床边，昏死了过去。一直紧紧绷着的弦断了，从此在我体内悬垂着，偶尔飘荡几下，但也发不出任何声音。

荆死后的一年里，我一直不和父母说话。我在怨恨他们。要不是为了他们，我早就跟着荆走了，哪里还要留在这个冰冷无味的世界上？我知道荆不是世上唯一的男人，我也知道我可以重新开始，梦想、恋爱、生儿育女。可是我就是没有办法行动，我没有力气。荆活着的时候，我们没有说过要一辈子守在一起，也许我也不是非他不嫁，可是他死了我却觉得活不下去。那么亲密、那么亲密的一个人，那么健康开朗的一个人，怎么会消失了呢？我以为他会一直在我身边的，可是现在这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没有他了。他的笑容、他的眉毛、他的手指、他的声音、他的气息，我曾多少次用手指描画过、闭上眼睛感觉过的，都没有了，像从来没有过那样。还有他的承诺，就像是我在梦里听见的一样。

我还能相信什么？如此荒谬的人生，如此不可理喻的命运。荆就像一颗流星，明亮地划过我的生命，等他的光芒消失之后，我才发现整个世界都荒芜了。

又一个下雨的晚上，那个陌生人打电话来了。

“我想，你还很年轻，也许比我小。”他说。

他说“小”吗？我笑了。

“打听女士的年龄可不礼貌。”

“对不起。只是忍不住想知道，是不是和自己的想象一样。”他笑了笑，“不过，真的没关系，不知道也挺好的。”

“你大概希望和一个漂亮女人聊天吧？告诉你，我不是。”因为不必顾忌什么，说话可以单刀直入。

“你很坦率，而且敏感。像你这样的人，会弄得你身边的男人神经紧张的。”他说。

“反正你不是我身边的男人。”话一出口，我自己微微吓了一跳，这么锋利的話，是我说的吗？

“我有机会吗？”他说，是故作轻佻的口吻。

“好了，别像个苦闷的大龄青年。”

“你现在在干什么？”

“吃东西。我一边看书一边吃零食，从小养成的习惯。”

“看什么？”

“看一本刚自杀的人写的书。你不会知道的。”那是一个年轻的学者，他跳楼死的，这是他的论文集，是他的朋友们出钱为他出的。

“看不起我们学理工科的。说实话，我也挺喜欢历史、文学的，可是我考大学的时候，只有功课不好的人才去考文科，我就读了理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上了贼船。”

“学文科的人也说是上了贼船。看来人人都这样，看人挑担不吃力，这山望着那山高。”

哦，大学！真像是上帝创造天地和光之前的事。

我一失神，电话里的人就问：“怎么了？”

“不怎么。多少年了，日子都溜到哪儿去了？”我叹着气。

“是啊。有时想到过去会害怕。可想到还有那么长的日子要过，更害怕。”

他怎么也有这种感觉？心里怎么想，嘴上却说：“年轻的，怎么这么灰？应该斗志昂扬才对。”

“你斗志昂扬吗？别吓唬人啊。”他讥讽道。

我沉默了。我不想说得太严肃。可是又轻松不起来。

“你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可能交浅言深了，我觉得你有。”他在

我的沉默中蹦出一句。

有一星星的灼痛从我心尖闪过。不过，他什么也不知道，他是随口说的。他只是一个陌生人。

“你呢？你没有吗？”我反问。

“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我七岁的时候死了父亲，母亲改嫁了，我在叔叔家长大的。我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一年前分手了。”

“为什么？”

“她怀孕了，那孩子不是我的。”

“你就不要她了？”

“除非她不要那个孩子。可她坚持要生下来。”他的声音里听不出愤怒或者痛苦，好像在说别人的事。

“后来呢？”

“生了。现在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过得很不好。孩子的父亲没有和她结婚。”他的声音依旧平稳，但带出了一丝悲哀的尾音。

“你觉得对自己不公平？还是为她难过？”

“我为她难过。我看不下去，可是我没有立场帮她。我不能表现得太窝囊了，你说是不是？是她对不起我的，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你说是吗？”

不是。否则你不会这样放不下。你想帮她，也许是想让她后悔，也许是你还爱着她。你现在不会承认的。我说：“不好说。当然，如果消化不了，硬搅和到一起，彼此都累。”

“谢谢你。”

“谢什么？”

“你没有大惊小怪。”

他没有再问我什么。我想我也许可以告诉他，在将来的某一天。

原来除了死亡，相爱的人还有这么残酷的结局。天哪，你不知道我们人类有多脆弱吗？为什么要这样考验我们？我们能不能求饶，退出考场？

泪水流进了发丛。我很久没有这样哭过了。

这一夜我睡得很实，没有梦。

夏末的时候，我出差了。

对了，我白天出入的地方是一家生活类报社，这次要报道在外地开的一个大型室内装潢展示会，总编叫我到那个南方城市去一趟。

我很不情愿。可是常出差的几员干将一个出差没回来，一个新婚，一个生病，总编一脸的焦急，但是对我仍是用了商量的语气：“不知道你能不能把手上的事放一放？要不我再想办法。”我一向不出差，主编也一直不勉强我，我知道这次他是真的黔驴技穷了。看着他头上积雪似的白发，我不由得点了点头。

要见人了，见许多人，真麻烦。我一点都不喜欢这种游戏。可是人只要活着，总要应付一些不喜欢的东西。何况我们的老主编这么多年忍受我这个老姑娘，我应该知恩图报。

挑了几套不容易皱的衣服，一本睡前看的书，一瓶防晒霜，就是我出门的全部装备了。走前想和那个电话里的人告别的，但他没打电话来，我又没有他的号码。

南方的城市真的和上海不一样。天空瓦蓝明亮，满城的花木肥硕浓烈，阳光亮得响亮，我住的地方整条街都飘着腊味烧烤的香味，叫人本能地分泌口水的同时，对人生起了眷恋。

展示会场临海而设，环境就先声夺人。会场里那一个个“家”的模拟，仿佛是一个个故事的框，等待主角似的殷殷相邀。微微有一点波动，但马上过去了。我在工作，哪来的闲愁？工作时间和私人时间，我一向分得很清楚，连心情也互不混淆。我采访、拍照，又录音又写报道，然后传真回去，照片用特快专递寄回去。过几天，我们的读者会看到不少美轮美奂的照片和充满温情的介绍，一定以为我们全体都多么热爱生活。

回到家，见了父母也没有什么话可说，我洗了澡，喝了一碗百合绿

豆汤,这是妈夏天的保留节目。出差时总是睡不好,每天握手几百次,带一大堆名片回房间,总让人精神疲劳。现在回到自己的床上,不由朦胧入睡。

电话铃响。妈妈接了,然后喊:“是你的电话。”

我半闭着眼睛接了,“喂?”

“是我。”是那个陌生人。“好几次打来都找不到你。你妈妈问我找谁,我说找你女儿,她问我是谁,我说是你女儿的同学。她一定觉得我很怪。”

我笑了,他不知道我叫什么。“我出差去了。不知道你的电话号码,倒想过要告诉你一声的。”

“要不要我的号码?”他就说了,我看了打头的几位数,离这儿好远的区。

我说了些在那边的见闻,“出去一趟也挺不错的,我好几年没出门了。”

“真想念那种烧鹅!油汪汪的,又香又脆,哎呀!不能说了,会睡不着的。”他向往地喊,像个馋鬼。

“这儿也有卖呀。”

“不行,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要去吃一次正宗的。我得看看我们公司有没有往南方的机会。”

“你是什么公司?”熟悉极了似的,突然问这个,倒也不觉得古怪。

“电脑公司。”他说。

一个穿着深色西服、提着硕大公文包的模样在我眼前一闪。

不,不要在心里拼凑一个完整的形象。如果完整了,等待着的必然是破碎的命运。就这样不经意地拥有星星点点的真实吧,虽然细碎、不成形,但不必验证它的成色,不必担心什么。我不想知道他是谁。只要他的声音,淡淡忧郁背后充满力量、像微云笼着太阳的声音有时来探访,我已别无他求。

如果他知道自己对我如此重要,他会吓着吗?当然我不会让他

知道。

和他在电话里聊天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时我觉得我们像两个嗜药成瘾的人，在话筒的两端各自吸着同一种药物。

在他的声音里，我会渐渐松弛，像有一个老朋友在你面前，什么都可以说也可以不说的那种松弛。我时常走神，在他的声音里恍惚记起往事。隔着一个陌生人的声音，似乎有一层防护，往事不再那么不可触摸。能比较顺畅地想起往事，把梦境和伤痛分清楚，真是太好了。

“那时，他还有另一个女朋友。那个女的发现我和荆的来往有些密切，她也不简单，就自己来找我了。”我一点回忆着一边说。

“你说什么？”他总是很快地跟上我的情节。

“我说，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好说的。现在是一个男人、两个女人，很明显，决定权在他手里。让他决定吧。”

“精彩。你当时有把握吗？”

“没有。过了两天，荆来找我，他说‘要不是你对她那么说，我还不肯肯定你的意思呢！’我们就正式开始好了。”我的眼前又出现了那双明亮、有穿透力的眼睛，那优美的、微微颤动的唇线。他第一次吻我以后，我第一次那么近地看他。

话筒的两头都安静了下来，半天他问：“你怎么了？在哭？”

“也许我不该和他在一起。我一直怀疑，要不是我把他夺了过来，也许他现在还活着。”我终于哭出了声。

“胡说！天下的不幸多着呢。都往自己身上揽，你还活不活了？他爱你是他自己的决定，我相信他到死也没有后悔。”

“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因为我也是男人。男人不喜欢被勉强，对自己做的事哪怕是错了也很少后悔。”

是吗？可是我后悔。我后悔我没有在我们情浓似火的时候，把自

己给他。我们应该完全属于对方，轰轰烈烈地互相奉献全部，在爱欲得到最深刻的满足的一瞬间达到永恒。这样我就留住了他的一部分，我们在各自的世界里都会记住对方的一切，而不是越来越淡、越来越不真实的痕迹。早知道他会如此匆忙地离去，我就不会在他的暗示面前矜持了。

荆死后，我在一个酒吧里邂逅了一个男人。他很英俊，我们在一起喝了三杯马地尼之后，一起出去了。我们上了床。他是个有经验的男人，也很温柔。当他发现我还是一个处女的时候，他惊讶地问：“小姑娘，你是和男朋友赌气吗？”我哭了。我是在赌气，可不是和男朋友。

我在一个陌生男人的床上号啕大哭，哭死去的荆，哭不幸的我，哭原该属于我们俩的一切。我们从未知的世界来到世上，相逢的概率何其小，相爱又何其奇妙，可是我们来不及属于对方，他就回到那个未知的世界了。我依旧年轻，我的肌肤依旧光滑，可是荆死了，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我是在赌气，是在和死亡赌气，在它作践我之前，我先作践我自己。

现在，在这个熟悉的陌生人“面前”，想到那些白白浪费的时光、凋谢的可能，我的心像风中的黄叶。

“好了，哭出来就好。好久没有这样哭了吧？”电话里的声音温和而明净。一瞬间，我好像嗅到了荆的气息。

“你不会觉得我不正常吧？”终于问了，其实我经常这样问自己。

“怎么会想到这个？再正常不过了。你的反应、你的现状，都再正常不过了。遇上这种事，没有人能处理得干净利落。爱一个人本身就是冒险，他死了你会不知道怎么活，他没有死，爱上了别人呢？甚至和别人有了孩子呢？你都会很痛苦。”他在说我，还是说自己？都是吧。

那夜挂上电话，才觉得握电话的手从肩到指尖都僵硬了。我们打了多久的电话？

不知为什么，我知道我们是一个年龄段的人。他似乎也知道我知

道，有一次还说了“我们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之类的话。我还猜他比我小一岁，这个我就没有问，因为没有关心的必要。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眠”。他的反映很快，立即就报复地叫我“梦”。这样我们总算可以彼此称呼，而不是“你”呀“你”的说对方。

有了称呼，听上去还像个爱称，我们似乎又近了一些，像一个多年以前的老同学、老邻居，随时可以说出“你那时才五岁，剪了一个桃子头，真好玩！”这样的话来。

谈话总在深夜。四周安静下来，越来越静，白天活跃的许多东西越来越沉下去，属于夜的一些渐渐浮上来。被噪音折磨得迟钝的听力慢慢复苏，鼓膜敏感地接受每一次细微的冲击，通过脸颊、进入咽喉和胸腔。我有时会觉得他的声音是一种液体，我正在徐徐咽下去。夜更深了，只有台灯照着的一块光，人像漂浮在凄寂的水上。两个人就有一种与世隔绝、促膝而谈的知心感。说着说着，就觉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我们不知从何时开始，这样说呀说呀，不知到何时止。

我们的谈话像一叶小船，船上没有桨，也没有楫，风吹来，船就轻轻地、缓缓地漂起来，没有方向，没有目的地。只要遇上任何阻碍，比如一朵水莲花或者一茎芦苇，轻轻一蹭，船立即转向，又不知漂向哪里去。有时漂过去又漂回来了，有时越漂越远，都记不起来是从哪儿出发的了。

我起初以为他只是一般的敏感。他一听我的声音，就说：“你感冒了。”

“是啊，可倒霉了，几年没有这样感冒过了。鼻子一点都不通，喉咙疼得要死。”

“那少说话，我说你听着。”他说。

我笑了，“好啊，如果你提问，我只说‘是’或者‘不’。”

我果然不多说话，他说了几句也觉得别扭，突然说：“要不，我来看你？”

“什么？”我大叫起来。